



## 我的爷爷

□马玉亭(河南叶县)

我爷爷是个农民。他高个头，古铜色脸膛，长得膀大腰圆，腰间常常系着一条宽大的黑色腰巾。他常年在黄土地上劳作，春耕夏耘，秋收冬藏，什么农活都难不倒他。这样，一年又一年，他饱经沧桑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印记。我对他最早的印象，是他赶着一头黑牛，牛背上驮着碾过的小米和一个幼小的我，走在小营村东面回家的路上。

爷爷是一个轿夫。由于体质健壮，身段匀称，他和他的结拜兄弟王书秀、张改娃等组成一个小团队，在很早的旧社会就做起了抬轿的营生。你看他们迈着方步，双臂甩动，动作娴熟、优美。轿里的新娘自然感到平稳、舒坦。多数人家娶亲都要请他们风光一番。他们成了方圆几十里人人皆知的人物。

爷爷是饲养员。解放后，从初级社、高级社，再到人民公社，爷爷都一直喂牛。经他手喂过的牛，一个个膘肥体胖，油光发亮。牛屋在村西路南，屋里自南而北垒了两个大牛槽，牛拴在牛槽上面的横杆上。每天早上，只见爷爷总是先从草棚里端来麦秸，在草筛里搓了又搓，揉了又揉，筛净里面的麦糠，再把麦秸倒进牛槽，添上料水，搅拌几下，等到牛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他才抽出腰间那根长烟管，吧嗒吧嗒地抽起旱烟。

吃饱的牛被爷爷牵到屋后的清水塘里饮足了水。接着，爷爷又拿起铁刷在牛背上刷来刷去。那些牛总是歪着头，眯着眼睛，任凭爷爷摆布。

晚上，我和爷爷就睡在牛屋。冬天，拱麦秸窝可是一种享受。牛槽边的墙洞里放一盏煤油灯，墙洞早被油烟熏成了黑色。在微弱的灯光下，牛儿们安详地卧在牛铺里，它们反刍时有节奏的叮当叮当的铃铛声，伴我渐渐地入了梦乡。那段时间，是我一生中 happiest 的时光。

待到开春和秋耕季节，爷爷总是打起响鞭，牛拉着放有犁耙的笨重拖车，吱吱扭扭地奔向田野。两头牛总是争先恐后往前赶。随着爷爷熟悉的呵斥和清脆的鞭声，牛的身后翻起层层黑色的泥浪。然后，爷爷神气十足地站在耙上，像驾着一叶扁舟在水面上轻快地穿行。左拐右拐，提耙时也毫不减速，总是把那些泥耙得疏松、平整。

爷爷还很勇敢。一次，盘踞在西南山的土匪王泰领一伙人前来劫寨。寨丁们在寨底东面同他们交上了火。爷爷一马当先，赤膊上阵。不幸，一颗流弹射中了爷爷的左臂。鲜血直流，他仍不下火线。从包扎到疗伤，竟没有呻吟一声，真像关公刮骨疗毒时那样刚强。

爷爷带领我们渡过了一道道难关。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，人们瘦得皮包骨头，大多数人因吃不上盐得了浮肿病。我和妹妹像嗷嗷待哺的小鸟在屋里啼饥号寒。爷爷从雪窝里挖来坏红薯、马齿苋，剥来榆树皮，清水煮煮让我们充饥。

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晚上，我们听见了爷爷从青年队回来的敲门声。只见他一副武工队员的打扮。打开外罩，露出别在腰围的一排“绿色手榴弹”，那是刚掰下的带苞的玉米棒。我们把玉米粒捣碎熬粥喝，是爷爷把我们生命的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

1979年农历十一月初三，爷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！享年78岁。我在爷爷的墓边，栽上一棵挺直的松树。我知道爷爷还在护佑着我们，我心中默念着：爷爷的性格像松树一样挺直，也像松树一样四季常青。爷爷的精神像一盏明灯照耀着我勇敢前行。

愿爷爷在地下安息！

## 坚持，是实现梦想的阶梯

□许群兄(江苏盐城)

吉林长春，说到街舞，每个人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个胖胖的女孩来。女孩只要一听到音乐就会随着动感的节拍舞动起来，她的舞姿全然没有因为身体的原因而有丝毫影响，每个看过她跳舞的人都会给以热烈的掌声，并夸赞她“棒棒哒”，这个体重有200多斤的女孩叫金美娜，今年24岁，是一名街舞老师。

金美娜对街舞的热爱，可以说是一见钟情。她在12岁的时候，在电视上偶然看到跳街舞的节目，感觉这种舞蹈很帅，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街舞。之后，她便模仿着电视里的动作慢慢学起来。

父母看到美娜学街舞很生气，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，街舞就是社会上的不良青年跳着玩的，而她一个女孩子跟着瞎起什么哄？再说学生应以学业为重，怎么能分心去学跳舞呢？然而，美娜却不以为然，她认为这种舞蹈很帅气，而她完全可以成为这帅气的一分子。于是，一有机会，她

就背着父母偷偷地学习。

然而，有许多事总是发生在预料之外。一次生病，因为吃药的原因，致使美娜的体重一路飙升，竟一下由一个只有八九十斤的苗条女孩子变成了重达200多斤的“胖妞”。为了能继续帅帅地跳街舞，美娜不停地尝试减肥，然而，遗憾的是都没有成功。

虽说，美娜的身体柔韧性依旧很好，跳起舞来也依旧是激情四射，但在众多的赞赏声里依旧会掺杂着一些异样的声音，“那么胖，还跳街舞”“颠覆了我对街舞的想象”“看上去像个小丑”……

虽说那些异样的声音是预料之中的，毕竟在所有人的眼里，舞者都是身材比例比较好的，而胖胖的她却显得很“另类”。美娜有点泄气，但在“消停”几天之后，她就感觉浑身不舒服，仿佛丢了什么似的。

美娜这才知道，原来舞蹈已像“病”一样深入她的骨髓，而乐观开朗的她也很快释然，她借用但丁的一句名言作为

自己的座右铭：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去说吧！

此后，美娜开始心无旁骛地跳舞，开心的时候跳，不开心的时候也跳。在她眼里，舞蹈已经融入了她的灵魂，能表达她所有的心情。她希望有朝一日，她能成为舞蹈达人，还希望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，教喜欢舞蹈的人学跳舞。

父母苦口婆心地劝她放弃，都无济于事。为了能让她“迷途知返”，他们甚至断了她的经济来源。然而，没想到的是，美娜竟然一边打工赚钱，一边学习跳舞。

跳舞让美娜的体力消耗很大，加上她体重的原因，每首歌曲后美娜都会停下来喝水或者歇一歇。但只要音乐一响起，她又会满身热情地跳起来。美娜曾笑着对朋友说：“舞蹈就是我的生命，生命不息，跳舞不止。”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十余年的努力，美娜终于达成心愿，成了一名舞蹈达人。在所有看过她跳舞的人眼里，看到

的永远是她帅气的舞姿以及满身的热情，他们纷纷为她点赞，甚至拍视频上传网络，言词里是满满的钦佩。

很快，有舞迷找到美娜，要跟她学习跳舞；有家长找到她，要让孩子跟她学习跳舞。为了能有好的学习环境，美娜找舅舅借了一笔钱，随后又开了一个车库，简单收拾一番后，开始了舞蹈老师的生涯。

车库里的门不密封，冬天的时候，凉风透过门缝嗖嗖地刮进来，但专心跳舞的美娜和学员们全然感觉不到冷；夏天的时候，没有空调，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流下来，有时能洒一地，但却丝毫没有削减他们对舞蹈的热爱。

如今的美娜，终于梦想成真了，不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，而且还成了整个长春市大名鼎鼎的街舞“教头”。美娜曾说过一句话：“坚持，是实现梦想的阶梯！”其实，纵观世事，皆是如此，只要你坚持了，不管梦想多遥远，都会有实现的那一天。

## 生命中的轻欢

□马亚伟(河北保定)

忽然因为一个词而心动：轻欢。轻欢，而不是清欢。苏轼说，人生有味是清欢，清欢指的是清淡的欢愉，那种味道很难言传，应该是人生历练后的彻悟，是繁华落尽、洗尽铅华之后的淡然，把人生看透看淡而心生欢愉，这个词有点深奥有点微妙。

而轻欢就不同了。我以为，轻欢的轻，指的是轻快，轻盈，轻灵，轻松，是微微动起来的感受；轻欢的欢，指的是欢乐，欢快，也是动态的。清欢，是内心的感受；轻欢，是外在表现。轻欢，轻快地动起来，欢乐地生活。相比较而言，轻欢是直接的，可看可感的，带有感染力。它不故作高深，也不肤浅庸俗，比小资多了几分烟火气，比俗世多了几分诗意，实在是让人欢喜。而且这种欢喜，深浅正好，没有大喜大悲，就是心上跳跃着的小欢

喜，不会让人心花怒放，只是轻轻地，心动了一下，暗香浮动恰恰好。

如果能够苍茫浮世中，寻找并保留一种轻欢的状态，真的是人生之幸。

那天我们三个人去一个朋友家做客，谈笑中，她忽然来了兴致，要为我们唱一段黄梅戏。她喜欢黄梅戏多年，是资深票友，说黄梅戏是她生活中的锦缎，让她的人生舞动出生动斑斓的色彩。

朋友换上戏服，唱起了《女驸马》的经典唱段。她轻舞衣袖，举手投足间灵气毕现。她的唱腔婉转动人，动作轻盈灵动，真的是妙极了。看着朋友陶醉在自己喜欢的戏曲中，那么幸福和愉悦，我也觉得心上有一只轻盈跳跃的小鹿，很欢悦。朋友唱完，我们鼓掌，她给我们讲这个唱段的特点，我们听得饶有兴致，

还谈了自己的感受。

有人唱，有人听，有展示，有欣赏，彼此理解，还能和谐互动，创设出非常美好的氛围。

想想我们几个人，平日里忙忙碌碌，忙着在职场中与自己、与别人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也忙着在柴米油盐中把母亲、妻子、女儿的角色诠释得无可挑剔。有的时候，生活中的琐碎和烦恼会消磨人的灵气，如果你沦陷其中，就会变得暮气沉沉。不过还好，我们懂得在生活的夹缝中寻找那点点轻欢。曾经我们推崇简静生活，以为岁月静好是生命的最佳状态。可如果生命之水静得连一丝涟漪都没有，那该有多沉闷！

轻欢，就是轻轻敲破沉闷的鼓声，让生活有了节奏感，有了动起来的活力。我们几个好友中，有的坚持练瑜伽，

有的加入了书画协会，有的是驴友群里的群主，我们时刻记得，要让自己保持欢喜心，要让生命处在愉悦状态。轻欢，就是要轻轻动起来，走起来，让生活的静水变成清浅的流水。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，生活生动起来，就能收获更多的小确幸，从而丰富生活，让生命更加有质感。

轻欢，是我们必须要保持的状态。不要离群索居，不要孤家寡人，这不过是你不愿改变现状、不愿接纳多姿多彩生活的借口。生活最慷慨，赐予我们广阔而丰饶的天地，何必做一只困在井底的青蛙？

让生命起舞，给生活注入活力，活出轻欢的状态。

与日月相望，与山河对坐，与草木交谈，与流水唱和，与书香融合，与音乐共鸣……与生命把盏言欢，轻轻欢悦，浓浓滋味，尽在其中。

@——投/稿/邮/箱

ycby2013@qq.com